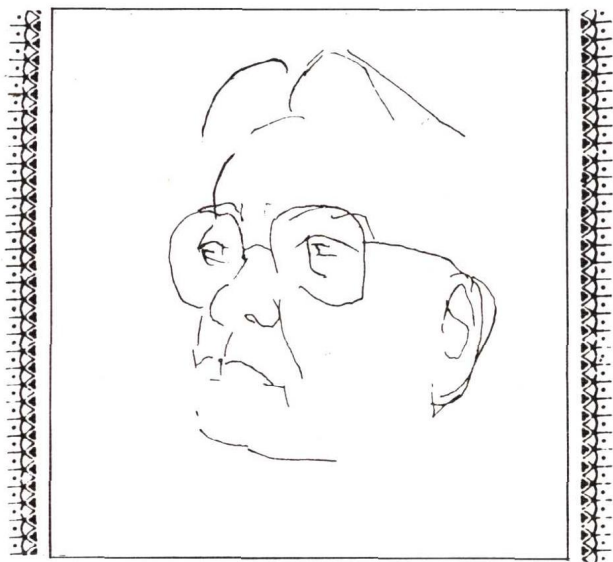




中国现代作家传记丛书



生命在沉思——冯 至

王 邵 军著

生命在沉思——冯 至



王邵军 著

花山文艺出版社
一九九二年·石家庄



(冀)新登字003号

生命在沉思——冯 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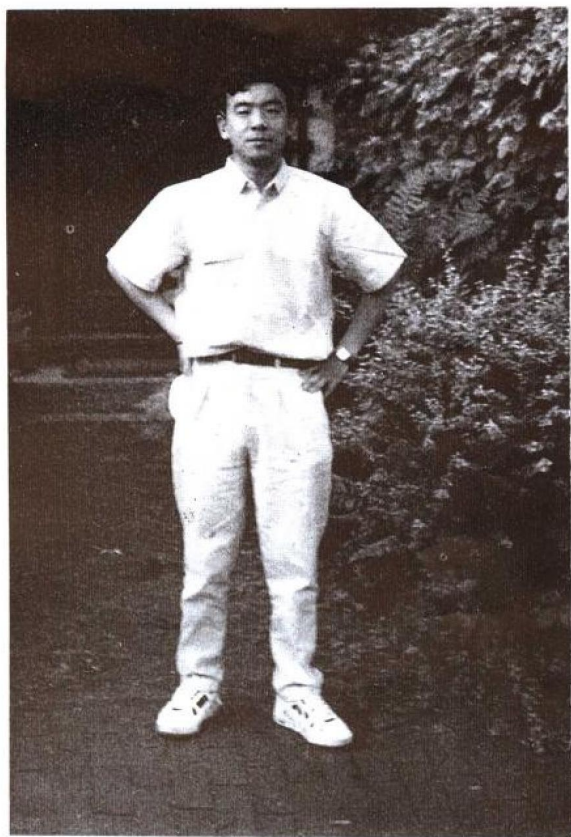
王邵军 著

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毫米	1/32	6.875印张	146千字	1992年7月第1版
1992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000		定价：6.00元

ISBN 7-80505-645-5/I·587



王邵军，1962年11月生于山东诸城市。1986年7月获中国现代文学硕士学位，现任山东《走向世界》杂志编辑，系中国作协山东分会会员，著有《新诗创作美学》、《诗歌艺术教程》（合著）等书，另在《人民日报》、《新华文摘》、《社会科学战线》等报刊发表各类评论、随笔等二十余万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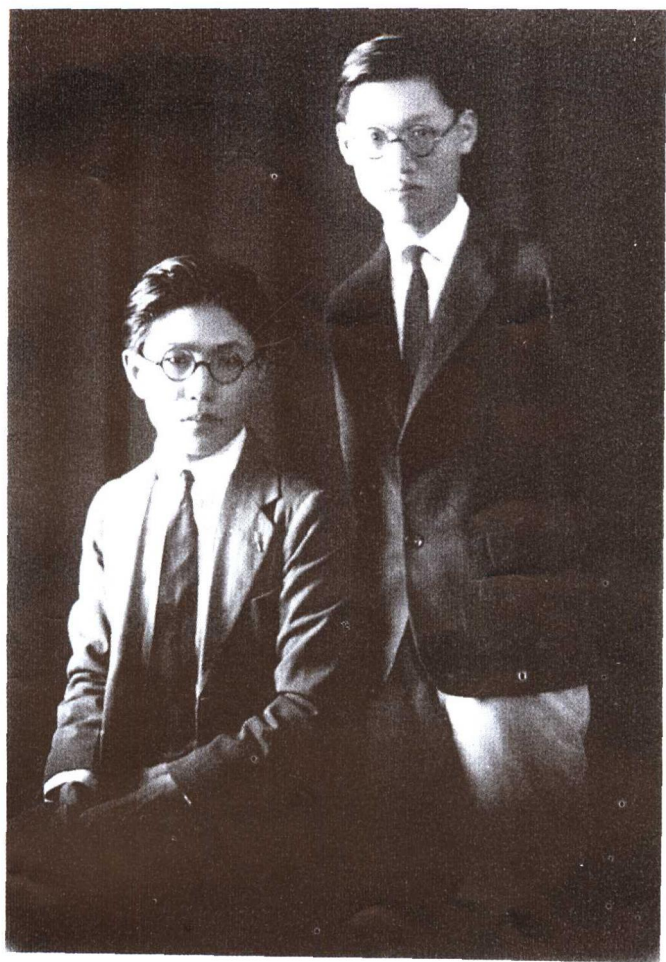
冯至 1990年摄于北京寓中



1989年与夫人姚可崑(右二)、女儿冯姚平(右一)冯姚明(左二)及外孙龚冯友(中)摄于北京寓所。



冯至1927年出版的第一部诗集。



冯至1930年与散文家梁遇春合影



1933年6月6日与姚可崑订婚时合影

目 录

第一章 何处是我乡……………(1)

1. 寂寞童年 ……………(1)

2. 觉悟 ……………(6)

第二章 年华磨灭地……………(13)

1. 梦绕北大 ……………(13)

2. 从“浅草”到“沉钟”……………(22)

3. 地狱行 ……………(31)

4. 《骆驼草》……………(36)

第三章 心灵履痕……………(43)

1. 浪漫者的悲剧 ……………(43)

2. 中国的“荒原”……………(55)

3. 寂寞园 ……………(61)

第四章 远泊……………(66)

1. 克服空虚 ……………(66)

2. 神会 ……………(73)

3. 在柏林	(79)
4. 重返海德贝格	(86)
5. 归国	(91)
第五章 居于幽暗	(95)
1. 南渡	(95)
2. 西南联大	(100)
3. 林场茅屋	(106)
4. 沉潜	(112)
5. “对于时代的批评”	(119)
第六章 豁然贯通	(128)
1. 交代	(128)
2. 《十四行集》：走向和解	(131)
3. 《山水》：脱去文化的衣裳	(139)
4. 《伍子胥》：决断与负担	(143)
5. 存在的探询	(149)

第七章 蜕变.....(154)

1. “新的眺望”(154)

2. 歌颂与忏悔(161)

3. 《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169)

第八章 山水斜阳.....(174)

1. 回到诗的故乡(174)

2. 忆旧逢新(181)

3. 世界性学者(188)

4. 青山默默(194)

冯至年表.....(199)

后记.....(215)

第一章

何处是我乡

1. 寂寞童年 1988年,83岁的冯至编成回忆性散文集《立斜阳集》,在引言中讲:“20年代的北京、30年代前期德国的海德贝格、40年代前半期的昆明——这三个城市曾是我的‘年华磨灭地’,但它们丰富我的知识,启发我的情思,是任何其他地方都不能与之相比的。”确实,它们都曾是他心灵的故乡,在那里,他感受、体验,克服、忍隐,走出了—一个有弹性的人生,完成了一个现代知识者独特的精神探索。

他没有提出生地涿州,不但现在没有,几十年来,也很少给它任何赞辞。在许多作家那里说不尽的故乡、童年,在冯至几乎是缄然不谈的。只是在早期的几篇散文中,人们能窥视些零零碎碎的片段。这并不能说它们对冯至不重要,相反,童年在故乡发生的一切,是他一生探索的渊源:因为故乡的封闭、庸俗,才有了不断寻求新的精神故乡的激发和推

动；有了童年的寂寞，才有对寂寞的领悟与克服，如一条永不停息的山泉，他之后的一切忧郁、孤独、坚忍、静默，都由此而来。

1905年9月17日，直隶省（现河北）涿州城里，一个婴儿降生了。孩子显得特别能哭，经不起刺激，家里人叫他“哭巴精”。他便是冯至，父亲起名为冯承植，字君培。

冯至之前，已有一哥一姐。他出生时，家族已经临近破产，尽管仍用仆人，占有一幢大房子，也难掩遮破落的景象。父亲冯文澍，在外地学校和机关做点文牍之类的工作，常常失业。母亲姓陈，安徽望江县人，算是书香门第，其父在涿州做官期间，她与冯文澍结为夫妻。

家庭留给冯至最初的记忆是昏暗而沉闷的，母亲总是焦灼地思念病在南方的父亲，父亲突然归来又很快归去，给家里带来点生气，又很快逝去。一家人的生活全凭母亲一人操持，因而她没有多少时间爱抚子女，逗他们玩。所以，他印象中的母亲，是抽象而模糊的，“她怎样复杂地计划家中琐事，我不知道，她怎样地爱我，我更不知道，她在我面前不过像是能够说话，能够动作，能够给我吃穿，给我讲读的，一座美丽的石像罢了”^①。

六七岁时，他已感到了寂寞。黄昏时分，母亲和仆人们忙着准备晚饭，他经常坐在门槛上，等待那定夜的钟声。钟楼上那“紧十八，慢十八，不紧不慢一百零八”的钟声终于响了，他双手托着腮，两眼望着那灰色的天空，问一声“当

^① 《黄昏》，《华北日报》副刊1925年8月4日。

王八不当？”“当！”钟声似乎做出回答。就这样随着钟声，由快而慢，由慢而快地循环，打发着自己的寂寞，一直到钟声敲完，天空出现一片寂静无言的星星为止。

童年的冯至心理纤细、胆怯，与别的孩子很难聚群，时时有被忽视的感觉，这种感觉，最早在弟弟出生时就体现出来。3岁那年，母亲又生了弟弟，他感到大家对他淡漠了，担心他们的关心，将转到弟弟身上，因而更加倍地哭。

弟弟并没有分去他在母亲面前仅有的一点幸福，他出生的当年，父亲从南方回来了，进门就对母亲讲：你太憔悴了，要好好保养。父亲并不知道，母亲已隐埋着后来致她死命的肺病。于是弟弟只得从她身边领走，被乳母养育在下房。

父亲闲居家中，开始教冯至看图识字、描红。8岁时，他曾到叔叔创办的私立小学读过一阵，学校停办，又回到家，在父亲指导下，读《唐诗三百首》、《古文观止》等。这些古奥奇妙的句子，他懂不了多少，但其起伏顿挫的节奏和韵味，还是培育了他对艺术的最初感觉。

9岁时，转入涿州初级小学学习，很快又入高级小学。就在这时，母亲的病情恶化了。

他不能忘的是母亲临死前留下的最后的爱。她也许一下发现了弟弟还不曾受过她的温暖，一个暮春的早晨，她将弟弟叫到床前，尽力握着他的手，泪流满面，似要弥补眼看要成为永久的遗憾，母亲抱起弟弟，吻他，让他睡在她的身边……看到这一幕，全家人都哭了，这最后之爱，使冯至明白了慈母和神圣的涵义。

最后的时刻就要到了，一家大小都在期待着，而又怕它

的到来，父亲疯了一般地在房里走来走去，冯至和哥、姐，在屋角呆立着，不知如何才好，“那伟大而沉默的黑影终于笼在她的身上……远远更夫敲击他们的木铎，绝似死神催促地打着他的木琴”^①。当鸡鸣和犬吠重新出现在这世界时，母亲终于带着她无限的遗憾离去了。

母亲在时，并没有感到其对自己的重要，一旦失去，那失去身心庇护的痛苦和失落感才骤然而来。十几年后，冯至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仍感伤万分，哀凄不已：

现在想起，那真是我最困厄的一年，虽说当时我并不曾意识到。能说能笑的，美丽的母亲凭白地躺在那臃肿而恐怖的黑棺里；笼子里的鸟儿一个个地死亡；三只花猫有两只半身上生遍了癞；走到学校中是同学的欺凌；回到家内又是堂兄姊们的歧视；尤其是在野地里捉来的两条绿色的大肉虫子，一自变了蛹后，总没有脱化成蝴蝶的希望，一天不知怎地，猫儿寻到了，咬去大半，剩下的小半又被蚂蚁拉走了。自夏徂秋，万象皆非，从学校回来，把小小的身子安放在一个又大又空旷的院子里。走进庭堂，在母亲灵前说上三两句话后，便出来立在廊檐下，背了手儿靠着窗台，风吹也好，雨淋也好，反正是没有人过问了的身体，就是自己也是看不起，值不得珍重的。望着天的云上形，把这朵花比作靴

^① 《乌鸦》，《沉钟》半月刊第7期。

形的意大利，把那朵又看成两个大三角形的南北美。一会儿悠悠荡荡地南北美又把意大利吞没了。有时远远地响两声鸽铃，有时面前喳喳地飞来几只麻雀，有时一直到了蝙蝠都回了家，老女仆蹒跚地走来，说：“还不吃饭去吗！人家都快吃完了。”我才慢慢走开。①

在这样的环境中，还有什么骄傲值得夸耀呢？没有人来找他玩耍，他也怕找别人，有时觉得有父母的堂兄妹是上帝的骄子，而自己与他们相差太远，“在这样的过程中生长起来的我们，没有一点的骄傲可以向人夸耀，在许多人的欢笑的中间，我们只抱着我们惟一的沉默。我们深沉在黑暗的国里，母亲的微笑在缥缈的天际向我们招展，我们却长留在父亲的悲苦的身边。父亲从此像服了磔刑，率领着我们，望着母亲的微笑向那不知何时能以终了的人间地狱走去！”②

家庭终于彻底破产了，又使冯至领略了世人的真面目：往日的亲戚顷刻变为仇人，往日的贵宾依然来访，不过已成了前来讨钱的债主。他记得，有一次父亲与债主在客厅里谈话，他领着弟弟在门前游戏，忽见那债主一下变了脸，指着他们二人对父亲讲：卖了孩子也要还帐！这话把弟弟吓哭了，冯至也浑身发冷，不敢作声，他仿佛开始懂得人生，看到了人世间丑恶残酷的存在。

① 《黄昏》，《华北日报》副刊1929年3月4日。

② 《乌鸦》，《沉钟》半月刊第7期。